

卷五十五至卷六十

論下
陳珠
箴銘
誄

哀文
碑文
墓誌
行狀
弔文
祭文

文選卷五十五

論五

劉孝標廣絕交論一首

連珠

陸士衡演連珠五十首

箴

張茂先女史箴一首

銘

班孟堅封燕然山銘一首

并序

崔子玉座右銘一首

張孟陽劒閣銘一首

陸佐公石闕銘一首

并序

新刻漏銘一首

并序

誄上

曹子建王仲宣誄一首

并序

潘安仁揚荊州誄一首

并序

楊仲武誄一首

并序

論下

廣絕交論

劉璠梁典曰劉峻見任昉諸子西華兄弟等流離不能自振生平舊交莫有收恤西華冬月著葛巾帔練裙路逢峻峻泣然矜之乃廣朱公叔

絕交論到灑見其論抵凡於地終身恨之

劉孝標

客問主人曰朱公叔絕交論爲是乎爲非乎

此假言也爲是爲非疑而問之也范曄後漢書曰朱穆字公叔

爲侍御史感俗澆薄莫尙敦篤著絕交論以矯之稍遷至尙書卒贈益州刺史

主人曰客奚此之問

奚何也何故有此問也未詳其意故審覆之也

曰夫草蟲鳴則阜螽躍雕虎嘯而清風起

欲明交道不可絕故陳四事以喻之毛詩曰嘒嘒草蟲趯趯阜螽鄭

玄曰草蟲鳴則阜螽跳躍而從之異類相應也雕虎已見思玄賦淮南子曰虎嘯而谷風至龍舉而景雲屬許慎曰虎陰中陽獸與風同類也故網緼相感霧涌

雲蒸嚶鳴相召星流電激言感應之速也周易曰天地絪縕萬物化醇淮南子曰山

雲蒸而柱礎潤毛詩曰伐木丁丁鳥鳴嚶嚶鄭玄云其鳴之志似於友道然曹植辨問曰游說之士星流電耀答賓戲曰游說之徒風颺電激是以王陽登則貢

公喜罕生逝而國子悲此明良朋也良朋之道情同休戚故貢禹喜王陽之登朝子產悲子皮之永逝也漢書曰王吉與貢禹為友世稱王陽在位貢

公彈冠言其趣舍同也罕生子皮國子子產也左氏傳曰且心同琴瑟言鬱郁於蘭

茝齒道叶膠漆志婉變於墳簠順心也琴瑟則言香蘭茝道合膠漆則志順墳簠言和

宣諫曰好合琴瑟鬱郁香也上林賦曰芳香瀰鬱酷烈淑郁楚辭曰蘭茝幽而獨芳周易曰同心之言其臭如蘭范曄後漢書曰陳重字景公雷義字仲預重少與義友鄉里為之言曰膠漆自謂

堅不如雷與陳班固漢書贊曰婉變董公墳簠已見鸚鵡賦聖賢以此鏤金版而鐫盤孟書玉牒而刻鍾

鼎聖賢以良朋之道故著簡策而傳之太公金匱曰屈一人之下申萬人之上若乃匠人輟

成風之妙巧伯子息流波之雅引此言良朋之難遇也莊子曰莊子送葬過惠子之墓謂從者曰郢人堊墁其鼻端皆蠅翼使匠

石斲之匠石運斤成風斲之盡壁而鼻不傷郢人立不失容宋元君聞之召匠石曰嘗試為寡人為之匠石曰臣則嘗能斲之雖然臣實死久矣自夫子之死也吾無以為質矣吾無與言也伯牙

及雅引已見上文范張款款於下泉尹班陶陶於永夕范曄後漢書曰范式字巨卿少與張劭為友劭字元伯元伯卒式忽

夢見元伯呼曰巨卿吾以某日死當以某時葬永歸黃泉子未我忘豈能相及武愧然覺悟便服朋友之服數其葬日馳往赴之既至墳將窆而柩不進其母撫之曰元伯豈有夢邪遂停柩移時乃見素車白馬號哭而來其母望之必范巨卿既至叩喪言曰行矣元伯死生各異永從此辭式執引柩乃前式遂畱冢次修墳種樹然後乃去司馬遷書曰試欲効其款款之恩王仲宣七哀詩曰悟彼下泉人東觀漢記曰尹敏與班彪相厚每相與談常晏竟不食晝即至冥夜徹旦彪曰相與久語爲俗人所怪然鍾子期死伯牙破琴爲陶陶哉

霏雨散巧曆所不知心計莫能測
駱繹縱橫不絕也煙霏雨散眾多也魯靈光殿賦曰縱橫駱驛各有所趣陸機列僊賦曰騰煙

霧之霏霏劇秦美新曰霧集雨散莊子曰巧曆不能得而況凡乎漢書曰桑弘羊雒陽賈人子以心計年十三侍中**而朱益州汨彛敘粵謨訓**

捶直切絕交游比黔首以鷹鷂人靈於豺虎蒙有猜焉請辨其

惑
言朋友之義備在典謨公叔亂常道而絕之故以爲疑也尙書曰彝倫攸敘又曰聖有謨訓家語孔子曰祁奚對平公云羊舌大夫信而好直其切也王肅曰言其切直也爾雅曰丁丁嚶嚶

者相切直也列子曰公孫穆屏親昵絕交游司馬遷書曰交游莫救視鷹鷂豺虎貪殘而無親也黔首已見過秦論左氏傳太史克曰見無禮於其君者誅之如鷹鷂之逐鳥雀爾雅曰嚶妃也尙

書曰惟人萬物之靈杜夷幽求子曰不仁之人心懷豺虎長楊賦曰蒙切惑焉論語子張曰敢問崇德辨惑**主人所**
魚謹然**而笑曰客所謂撫**

絃徽音未達燥溼變響張羅沮澤不覩鴻雁雲飛
言朋友之道隨時盛衰醇則志叶斷金醕則昌

言交絕今以絕交爲惑是未達隨時之義猶撫絃者未知變響張羅者不覩雲飛謬之甚也上林賦曰于是公听然而笑鄭玄禮記注曰撫以手按之也許慎淮南子注曰鼓琴循絃謂之徽也韓

詩外傳曰趙遣使於楚臨去趙王謂之曰必如吾言辭時趙王方鼓琴使者因跪曰大王鼓琴未有如今日之悲也請記其處後將法焉王曰不可天時有燥溼絃有緩急徽柱推移不可記也使

者曰臣愚請借此以譬之何者楚之去趙二千餘里變改萬端亦猶絃不可記也難蜀父老益曰鷦鷯已翔乎寥廓之宇而羅者猶視乎數澤悲夫沮澤已見蜀都賦吳都賦曰雲飛水宿益

聖人握金鏡闡風烈龍驤螭屈從道汗隆言聖人懷明道而闡風化如龍螭之驤屈蓋從道之汗隆也春秋孔

錄法曰有人叩金刀握天鏡雜書曰秦失金鏡鄭玄曰金鏡喻明道也春秋考異郵曰後雖殊世風烈猶合於持方宋均曰持方受命者名也班固漢書韓彭述曰雲起龍驤化爲侯王螭屈已見潘正叔贈王元況詩禮記子思曰道隆則日月聯璧贊疊疊之引致雲飛電薄從而隆道汗則從而汗鄭玄曰汗猶殺也

日月聯璧贊疊疊之引致雲飛電薄顯棣華之微旨若五音之變化濟九成之妙曲此朱生得玄珠於

赤水謨神睿而爲言日月聯璧謂太平也雲飛電薄謂衰亂也王者設教從道汗隆太平則明聲聲微妙之引致道衰則顯棣華權道之微旨然則隨時

之義理非一塗也若五音之變化乃濟九成之妙曲今朱公叔絕交是得矯時之義此猶得玄珠於赤水謨神睿而爲言謂窮妙理之極也易坤靈圖曰至德之前日月若聯璧禹易曰定天下之

吉凶成天下之亹亹者莫善於蓍龜王弼曰亹亹微妙之意也鄭玄周禮注曰致至也漢書高祖歌曰大風起兮雲飛揚淮南子曰陰陽相薄爲雷激而爲電論語曰棠棣之華偏其反而何晏曰

逸詩也棠棣之華反而後合賦此詩以言權反而後至於大順也長笛賦曰五音代轉尚書曰簫韶九成鳳皇來儀莊子曰黃帝遊於赤水之北遺其玄珠乃使象罔求而得之司馬彪曰赤水而

假名玄珠喻道也孔安國至夫組織仁義琢磨道德驩其愉樂溫其陵夷尚書傳曰謨謀也睿聖也

此言良友每事相成道德資以琢磨仁義因之組織居憂其戚處樂同驩仲長統言曰道德仁義天性也織之以成其物練之以成其情禮記曰如切如磋道學也如琢如磨居修也白虎通曰

朋友之交樂則思之患則死之陵夷已見五等論寄通靈臺之下遺迹江湖之上風雨急而不輟其

音霜雪零而不渝其色斯賢達之素交歷萬古而一遇良明款誠終始若一故寄通神

於心府之下遺迹相忘於江湖之上也莊子曰萬惡不可內於靈臺司馬彪曰心為神靈之臺也

李陵書曰人之相知貴相知心莊子曰魚相忘於江湖人相忘於道術郭象曰各自足故相忘也

今引江湖唯取相忘之義也不輟其音已見辨命論莊子曰天寒既至

霜雪既降吾是以知松柏之茂也素雅素也萬古一遇難逢之甚也

逮叔世民訛狙詐

廳起谿谷不能踰其險鬼神無以究其變競毛羽之輕趨錐刀之

末上明良朋此明損友也左氏傳叔向曰三辟之興皆救世也毛詩曰民之訛言鄭玄曰訛偽也

漢書曰狙詐之兵音義曰狙伺人之閒隙也答賓戲曰游說之徒風馳電激並起而救之莊子

孔子曰凡人之心險於山川難於知天董仲舒士不調賦曰生不丁三代之盛隆兮丁三季之末

俗鬼神不能正人事之變屢聖賢亦不能開愚夫之違惑葛藟集曰襲以毛羽之身戴丘山之施

左氏傳叔向曰錐刀之末將盡爭之於是素交盡利交興天下蚩蚩鳥驚雷駭

寧正論曰秦時緒衣塞路百姓鳥驚無所歸淮南子曰月行日動電奔雷駭也然則利交同源派流則異較角言其略

有五術焉廣雅曰較明也韓詩曰報我不術薛君曰術法也若其寵鈞董石權壓梁寶寶石顯已見西京賦權猶勢

也范曄後漢書曰梁冀字伯卓為大將軍專擅威柄凶恣日積寶憲已見范曄宦者論

雕刻百工鑪捶朱萬物吐漱興雲雨

呼喻下霜露九域聳其風塵四海疊其燠灼雕刻鑪捶喻造物也覆載天地刻雕眾形而不為巧尚書曰百

工惟時莊子曰黃帝之忌其智皆在鑪捶之間聲類曰爐火所居也李顥莊子音義曰捶排口鐵以灼火也范曄後漢書曰舉動迴山海呼吸變霜露九域已見潘元茂九錫文爾雅曰簪擗也夏

侯湛吏方朔畫贊曰彷彿風塵用垂頰鬚毛長詩傳曰疊
懼也西征賦曰當恭顯之任勢也燭灼四方震耀都鄙
靡不望影星奔藉響川驚

雞人始唱鶴蓋成陰高門旦開流水接軫蔡伯喈郭林宗碑曰于時紳佩之士望形表而影附聆嘉聲而響和

者猶百川之歸巨海鱗介之宗龜龍也周禮曰雞人凡國事為期則告之時鄭玄曰象雞知時也
劉禪魯都賦曰蓋如飛鶴馬似游魚高門已見辨命論范曄後漢書明德馬后曰前過濯龍門上

見外家問起居者車如流水馬如龍也皆願摩頂至踵嚙膽抽腸約同要離焚妻子誓殉荆

卿湛沈七族是日勢交其流一也孟子曰墨子兼愛摩頂放踵趙岐曰放至也鄒陽上書曰荆軻湛七族要離焚妻子豈足為大王道哉富埒陶白貴巨程羅山擅銅陵家藏金穴出平

原而聯騎居里閭而鳴鍾陶朱公已見過秦論程鄭已見蜀都賦漢書曰白圭周人也樂觀時變天下言治生者祖白圭又曰成都羅褒貴至

鉅萬又曰鄧通蜀郡人也文帝賜通蜀嚴道銅山得鑄錢鄧氏錢布天下揚雄蜀都賦曰西有鹽泉鐵冶橘林銅陵范曄後漢書曰光武帝郭皇后弟況為大鴻臚數賞賜金錢京師號況家為金

穴連騎鳴鍾已見西京賦應劭漢書注曰里門曰閭則有窮巷之賓繩樞之士莫宵燭之末光邀潤

屋之微澤魚貫鳧躍殿脊鱗萃分雁驚之稻梁需玉粲之餘瀝書

曰陳平家貧負郭窮巷以席為門過秦論曰陳涉寶牖繩樞之子戰國策曰甘茂去秦且之齊出

關過蘇子曰君聞夫江上之處女乎夫江上之處女有家貧而無燭者處女相與語欲去之家貧

無燭者將去矣謂處女曰妾以無燭之故常先掃室布席何愛餘明之照四壁者處女以為然留之今臣棄逐於秦出關顧為足下掃室布席幸無我逐也賈逵國語注曰邀求也禮記曰富潤

屋德潤身貫魚已見鮑昭出自鮑北門行潘岳哀辭曰望歸瞥見鳬藻踴躍張衡羽獵賦曰輕車
輿省西京賦曰鳥集鱗萃魯連子曰君雁鶩有餘粟韓詩外傳田饒謂魯哀公曰黃鵠止君園池
咏君稻梁說文曰罍玉爵也史記淳于
髡曰親有嚴客持酒於前時賜餘瀝

而旌信是日賄交其流二也陸士龍為顧彥先贈婦詩曰銜恩非望始遇謂以恩相
接也秦嘉婦詩曰何用敘我心惟思致款誠禮記曰其

在人如松柏之有心周松執友論曰推誠歲寒功標
松竹左氏傳晉公子曰所不與舅氏同心者有如白水

陸大夫宴喜西都郭有道入

倫東國公卿貴其籍甚緒紳羨其登僊漢書曰高祖拜陸賈為大中大夫陳平
以錢五百萬遺賈為食飲賈以此遊

公卿間名聲籍甚音義曰狼籍甚盛也西征賦曰陸賈之優游宴喜范曄後漢書曰郭泰字林宗
博通墳籍善談論游洛陽後歸鄉諸儒送之與李膺同舟而濟眾賓望之為神仙舉有道不應林

宗雖善論人不為危
言數論東國洛陽也加以顛顛顛顛涕唾流沫騁黃馬之劇談縱碧雞

之雄辯解嘲曰蔡澤顛顛折顛涕唾流沫西損強秦之相而奪其位時也莊子曰惠施其言黃
馬騁牛三辯者以此與惠施相應終身無窮司馬彪曰牛馬以二為三兼與別也曰馬

曰牛形之三也曰黃曰驪色之三也曰黃馬曰驪牛形與色之三也蜀都賦曰劇談戲論扼腕抵
掌馮衍與鄧禹書曰衍以為寫神輸意則聊城之說碧雞之辯不足難也王褒碧雞頌曰持節使

者敬移金精神馬剽剽碧雞歸來歸來漢德無疆黃龍見
兮白虎仁歸來歸來可以為倫歸來翔兮何事南荒也

敘溫郁則寒谷成暄論嚴

苦則春叢零葉飛沈出其顧指榮辱定其一言毛萇詩傳曰煥煥也與煥
占字通也寒谷已見顏延年

秋胡詩王逸楚辭注曰嚴壯也風霜壯謂之嚴說文曰苦猶急也張升反論語曰噓枯則冬榮咆
生則夏落荀爽與李膺書曰任其飛沈與時抑揚莊子曰手撓顧指四方之民莫不俱至周易曰

樞機之發

榮辱之主於是有弱冠王孫綺紱公子道不挂於通人聲未適於雲

閣攀其鱗翼丐其餘論附駟子驥之旄端軼歸鴻於碣石是曰談交

其流三也弱冠已見辨論漢書漂母謂韓信曰吾哀王孫而進食又曰班伯與王許子弟為羣在於綺襦紱袴之閒論衡曰夫能該一經者為儒生兩覽古今者為通人應

勅漢書注曰適好也應場釋賓曰子猶不能騰雲閣攀天衢揚子法言曰攀龍鱗附鳳翼子虛賦

曰願聞先生之餘論說文曰駟壯馬也張敞集曰蒼蠅之飛不過十步託驥之旄乃騰千里之路

何休公羊傳注曰軼過也淮南子曰陽舒陰慘生民大情憂合驪離品物恒性

馮遲大丙之御也過歸鴻於碣石也西京賦曰人在陽時則舒在陰時則慘莊子曰藏天下於天下而不得所逐是恒物之大情也相煦以沫變合也相忘江湖驪離也周易曰品物咸亨故魚以泉涸而

照沫鳥因將死而鳴哀莊子曰泉涸魚相與處於陸相煦以沫相忘江湖同病相憐綴

河上之悲曲恐懼冥懷昭谷風之盛典吳越春秋曰伯嚭來奔於吳子胥請以爲大夫吳大夫被離水憂問子胥曰何

見而信伯嚭乎子胥曰吾之怨與嚭同子聞河上之歌者乎同病相憐同憂相憐之鳥相斯

則斷金由於湫隘刎頸起於苦益周易曰二人同心其利斷金左氏傳曰景公欲更晏子之宅曰子之宅湫隘卑陋漢書曰張耳

陳餘相與爲刎頸之交左氏傳范宣子數戎子駒支曰乃祖吾離破苦蓋是以伍員濯漑於宰嚭補張王撫翼於陳

相是曰窮交其流四也言宰嚭出伍員濯漑而榮顯嚭既貴而譖員陳餘因張耳撫翼而奮飛餘既尊而襲耳故曰窮交也毛詩曰可以濯漑說文曰

濯浣也毛萇詩曰既濯也在於貧賤類乎泥滓縻之好爵同於濯既史記曰伍子胥者楚人名員
楚王誅員父奢子胥往吳闔廬既立得志以子胥為行人楚又誅大臣伯州犁州犁之孫匹奔吳
亦以誣為大夫吳越春秋曰帛否來奔於吳王闔廬問伍子胥帛否何如人也伍子胥對帛否者
楚州犁孫楚平王誅州犁否因懼出奔聞臣在吳而來吳王因子胥請帛否以為大夫與之謀於
國事史記曰闔廬死夫差既立以伯誣為太宰吳敗越於會稽大夫種厚幣遺吳太宰請和將許
之子胥諫不聽太宰既與子胥有隙因讒子胥王乃使賜子胥屬鏹之劍乃自剄左氏傳曰袁公
會吳橐皋吳子使太宰嚭請尋盟然本或作伯嚭或作帛否或作太宰嚭字
雖不同其一人也班固漢書述曰張陳之交好如父子嚭字遊秦撫翼俱起馳驚之俗澆薄

之倫無不操權衡秉纖纖衡所以揣其輕重纖所以屬其鼻息若

衡不能舉纖不能飛雖顏冉龍翰鳳雛曾史蘭薰雪白阮子政論曰交遊之黨為馳騫

之所廢淮南子曰澆天下之清許慎曰澆薄也漢書曰衡平也權重也衡所以任權而鈞物平輕

重也鄭眾考工注曰稱錘曰權鄭玄尚書注曰稱上曰衡尚書曰厥篚纖纖說文曰揣量也儀禮

曰屬纖以候氣運命論曰顏冉大賢魏志崔琰曰邴原張範所謂龍翰鳳翼習鑿齒襄陽記曰舊

日諸葛孔明為臥龍龐士元為鳳雛曾參史史魚也莊子曰削曾史之行鉗楊墨之口魏都賦

曰信陵之名蘭芬也為龔薦郝舒向金玉淵海卿雲黼黻河漢言舒向之辭同於淵海也論衡曰儒

世之金玉又曰劉子駿漢朝之智囊筆墨之淵海言卿雲之文類於河漢也論衡曰繡之未刺錦
之未織恒絲庸帛何以異哉加五采之巧施針黹之飾文章炫耀黼黻華蟲學士有文章猶絲帛
之有五色之巧也又曰漢諸儒作書者以視若游塵遇同土梗莫肯費其半菽罕
司馬長卿揚子雲河漢也其餘涇渭也

有落其一毛

游塵土梗喻輕賤也左太冲詠史詩曰視之若埃塵嵇含司馬詠曰命危朝露
身輕游塵莊子魏文侯曰吾所學者真土梗耳司馬彪曰梗土之榛梗也漢書

項羽曰歲饑人貧卒食半菽孟子曰若衡重鎰銖續微影飄撇匹雖其工之蒐

楊子為我拔一毛而利天下不為也隱羅兜之掩義南荆之跋扈東陵之巨猾鎰銖已見任彥升彈曹景宗文侯

氏傳季孫行父曰少吳氏有子靖諸庸回伏讒鬼羅兜已見任彥升彈曹景宗文侯

行父曰帝鴻氏有子掩義隱賊奸行凶德杜預曰謂羅兜也南荆謂楚也演連珠曰南荆有寡和

之歌韓子莊周子謂楚莊王曰莊蹻為盜於境內吏不能禁西京賦曰皆為匍匐逶迤

折枝舐痔金膏翠羽將其意脂韋便辟婢導其誠史記曰蘇秦笑謂嫂何

前踞而後恭嫂逶迤蒲服而謝曰見季子位高金多也孟子曰為長者折枝語人曰吾不能是不

為也非不能也趙岐曰折枝按摩折手節解龍枝也莊子謂宋人曹商曰秦王有病召醫破癰潰

經者得車一乘舐痔者得車五乘子豈療其痔邪金膏已見江賦漢書曰繇王閼侯亦遺江都王

建屏甲翠羽毛詩序曰又實幣帛筐篚以將其厚意鄭玄曰將助也楚辭曰如脂如膏王逸曰柔

弱曲也論語孔子曰損者三友友便辟損矣故輪蓋所游必非夷惠之室苞苴所入實行張霍

之家謀而後動毫芒寡忒是曰量交其流五也禮記曰苞苴簞筍問人者鄭

羣或以茅張張安世霍霍光也答賓戲曰銳思毫芒之內凡斯五交義同賈古鬻故桓譚譬之於闔閭林

回喻之於甘醴杜預左氏傳注曰賈賈也鄭眾周禮注曰鬻賣也譚集及新論並無以市

譚拾子曰富貴則就之貧賤則去之請以市喻市朝則滿夕則虛非朝愛市而夕憎之也求存故

往凶故去願君勿怨然此以市喻交疑拾誤為桓遂居譚上耳莊子林回曰君子之交淡若水小

人之交甘如飴司馬彪曰林同人姓名也夫寒暑遞進盛衰相襲或前榮而後悴或始富而終

貧或初存而末亡或古約而今泰循環翻覆迅若波瀾周易曰寒往則暑來暑往則寒

來盛衰已見琴賦說文曰襲因也說苑雍門周對孟嘗君曰臣之能令悲者先貴而後賤故富而

今貧笙賦曰有始泰終約前榮後悴尚書大傳曰三王之統若循環周則復始窮則反本陸機

樂府詩曰休咎相乘翻覆若波瀾此則殉利之情未嘗異變化之道不得一由是觀之張

陳所以凶終蕭朱所以隙末斷焉可知矣言貪利情同譖詐殊道也范曄後漢書王丹曰交道之難未易言也張陳

凶其終蕭朱隙其末故知全之者鮮矣漢書蕭育字次君朱博字子元育少與博為友而翟公

故長安語曰蕭朱結綬王貢彈冠言相薦達也後育為九卿博先至丞相與博有隙也而翟公

方規規然勒門以箴客何所見之晚乎莊子曰規規然自失也漢書曰下邳翟公為廷尉賓客至者填門及廢門外可

設爵羅後復為廷尉賓客欲往翟公大署其門曰一死一生乃知交情一貧一富乃知交態一貴一賤交情乃見穀梁傳曰至城下然後知何知之晚也因此五交是生

三釁杜預左氏傳注杜預曰釁瑕隙也敗德殄義禽獸相若一釁也尚書曰侮慢自賢反道敗德史記衛平曰天有五色以辨白黑

人民莫知辨也難固易攜讐訟所聚二釁也杜預左氏傳注曰攜離也名陷饕餮貞介所

羞三釁也饕餮已見上漢書贊曰勢利之交古人羞之古人知三釁之為梗懼五交之速尤毛萇詩傳

曰梗病也又曰速召也故王丹威子以檟楚朱穆昌言而示絕有旨哉有旨哉有梁之初

淳風已喪俗多馳競入尚浮華故敘叔世之交情刺當時之輕薄朱生示絕良會其宜重言之者
歎美之至范曄後漢書曰王丹字仲回其子有同門生喪親家在中山曰丹欲奔慰丹怒而撻之
令寄縑以祠焉禮記曰夏楚二物收其威也鄭玄曰夏梠也楚荆也夏與榎古今字近世有
也昌言已見王元長策秀才文孫綽子曰莊多寄言渾沌得宗象圖得珠旨哉言乎

樂安任昉海內髦傑早綰銀黃夙昭民譽漢書上以書敕責楊僕曰懷銀黃垂二組夸鄉里左氏傳曰晉悼公

即位六官之長皆民譽也邁文麗藻方駕曹王英跼俊邁聯橫許郭類田文之愛客

同鄭莊之好賢孫綽集序曰綽文藻邁麗方駕已見西京賦曹王子建仲宣也魏志曰崔瑗謂司馬朗子之弟剛斷英時裴松之按時或作特竊謂英持為是辨

論曰武將連衡范曄後漢書曰許劭少峻名節好人倫多所賞識故天下言拔士者咸稱許郭史記曰孟嘗君名文姓田氏在薛招致諸侯賓客食客數千人漢書曰鄭當時字莊為大司農每朝

候上問說未嘗不言天下長者見一善則盱衡扼腕遇一才則揚眉抵掌雌

黃出其屑吻朱紫由其月旦孟子曰舜聞一善言見一善行若決江河沛然莫之能禦

愀然揚眉戰國策曰蘇秦說趙王抵掌而言孫盛晉陽秋曰王衍字夷甫能言於意有不安者輒更易之時號口中雌黃東觀漢記曰汝南太守宗資等任用善士朱紫區別范曄後漢書曰許子

將與從兄靖俱有高名好其嚴論鄉黨人於是冠蓋輻湊衣裳雲合輜駟擊轡為

坐客恒滿蹈其閭闕若升闕里之堂入其隩隅謂登龍門之阪西都

冠蓋如雲漢書曰郡國輻湊浮食者多解嘲曰天下之士雷動雲合范曄後漢書曰袁紹賓客所歸輜駟比穀填接街陌說文曰駟車前衣車後為輜史記蘇秦曰臨菑之塗車轂相擊說文曰輜

車軸端范曄後漢書孔融曰座上客恒滿鄭玄禮記注曰闔閭皆門限也闔里孔子所居也升堂入限已見孔融薦禰衡表范曄後漢書曰李膺字元禮獨特風裁士有被其容接者名為登龍門

至於顧盼增其倍價翦拂使其長鳴影組雲臺者摩肩趨走丹墀

者疊跡戰國策蘇代說淳于髡曰客有謂伯樂曰臣有駿馬欲賣之比三旦而立於市人莫與言願子還而視之去而顧之臣請獻一朝之費伯樂乃旋視之去而顧之一旦而馬價

十倍又汗明說春申君曰夫驥服鹽車上大行中坂遷延負轅不能上伯樂遭之下車攀而哭之驥於是仰而鳴者何也彼見伯樂之知己今僕居鄙俗之日久矣君獨無渝拔僕也前拔翦拂音

義同也長鳴已見劉琨答盧諶詩雲臺已見辨命論史記蘇秦說齊王曰臨菑之塗人肩相摩漢典職儀曰以丹漆地故稱丹墀吳都賦曰躍馬疊跡莫不締恩狎結

綢繆想惠莊之清塵庶羊左之微烈過秦論曰合從締交禮記曰賢者狎而敬之鄭玄曰狎習也近也李陵詩曰獨有盈觴酒

與子結綢繆淮南子曰惠施死而莊子寢說言世莫可為語也楚辭曰日聞赤松之清塵烈士傳曰羊角哀左伯桃為死友聞楚王賢往尋之道遇雨雪計不俱全乃并衣糧與角哀入樹中死應

璫與王將軍書曰雀鼠雖愚猶知微烈及瞑目東粵歸骸洛浦總帳猶懸門罕漬酒之彥墳

未宿草野絕動輪之賓東粵謂新安助死所也洛浦謂歸葬揚州也莊子曰夫差瞑目東粵楚辭曰歸骸舊邦莫誰語魏武遺令曰於臺堂上施六尺

牀總帳謝承後漢書曰徐穉字孺子前後州郡選舉諸公所辟雖不就死喪負笈赴弔常於家預炙雞一隻一兩綿漬酒日中曝乾以裹雞經到所赴家隧外以水漬之使有酒氣升米飯白茅

藉以雞置前醢酒畢畱謁即去不見喪主禮記曰朋藐爾諸孤朝不謀夕流離大海友之墓有宿草而不哭焉動輪謂范式也已見上文藐爾諸孤朝不謀夕流離大海

之南寄命障癘之地諸孤昉子也劉瓛梁典曰昉有子東里西華南客北叟並無術學墜其家業左氏傳晉獻公曰以是藐諸孤又趙孟曰朝不謀夕何

可長也李陵與蘇武書曰流離辛苦幾死朔北之野范曄後漢書朱勃上書曰士人飢困寄命漏刻蔣子萬機論曰許文休東渡江乃在障氣之南梁典不言昉子遠之交柱今言大海之南者蓋言流離之甚也

自昔把臂之英金蘭之友曾無半舌下泣之仁寧慕邱成芬

宅之德
此謂到洽兄弟也劉孝標與諸弟書曰任既假以吹噓各登清貫任云云未幾子姪流溝渠治等視之攸然不相存瞻平原劉峻疾其苟且乃廣朱公叔絕交論焉東觀漢記曰朱暉同縣張堪有名德每與相見常接以友道暉以堪猶成名德未敢安也堪至把臂曰欲以妻子託宋生堪後物故南陽餓暉聞堪妻于貧窮乃自往候視見其困厄分所有以賑給之歲送穀五十斛帛五匹以為常羊舌氏叔向也春秋外傳曰叔向見司馬候之子撫而泣之曰自此父之死也吾蔑與比事君也昔者此其父始之我終之我始之夫子終之孔叢子曰邵成子自魯聘晉過于衛右宰穀臣止而觴之陳樂而不作酣畢而送以璧成子不辭其僕曰不辭何也成子曰夫止而觴我親我也陳樂不作告我哀也送我以璧託我也由此觀之衛其亂矣行三十里而聞衛亂作右宰穀臣死之成子於
嗚呼世路險巇
許宜一至於此太行孟門豈是迎其妻子還其壁隔宅而居之

云嶰絕
盧諶詩曰山居是所樂世路非我欲楚辭曰何周道之平易兮然蕪穢而險巇王逸曰險巇猶顛危也孟門太行二山名也史記曰殷紂之國左孟門右太行也

以耿介之士疾其若斯裂裳裹足棄之長驚獨立高山之頂歡與麋鹿同羣皦皦然絕其雰濁誠恥之也誠畏之也

耿介之士自謂也韓子曰耿介之士寡而商賈之人多墨子公輸欲以楚攻宋墨子聞之自魯往裂裳裹足十日至郢曹植應詔詩曰弭節長驚郭象莊子注曰亢然獨立高山之頂楚辭曰高山崔嵬兮水湯湯死日將至兮與麋鹿同坑論語

子曰鳥獸不可與同羣孔安國曰隱居山林是同羣也范曄後漢書曰皦皦者易汗楚詞曰吸精氣而吐雰濁兮說文曰雰亦氛字

連珠

傳玄敘連珠曰所謂連珠者興於漢章之世班固賈逵傳毅三子受詔作之其文體辭麗而言約不指說事情必假喻以達其旨而賢者微悟合於古詩諷興之義欲使歷歷如貫珠易看而可悅故謂之連珠

演連珠五十首

陸士衡

劉孝標注

臣聞日薄星迴穹天所以紀物山盈川冲后土所以播氣

天地所以施生日薄於天

星迴於漢穹蒼所以紀陰陽之節在山則實在地則化所以散剛柔之氣也善曰禮記曰季冬之月日窮於次月窮於紀星迴於天數將幾終歲且更始國語太子晉曰山土之聚也川氣之通也天地成而聚於高歸物於下疏為川谷以通其氣也字書曰冲虛也鄭玄考工記注曰播散也五行錯而致用四時違而成歲夫五行四時佐天地造物者也然水火相踐金木相代而其成陶鈞之致春秋異候寒暑繼節而俱濟一歲之功也善曰莊子曰四時殊氣天不私故歲成五官殊職君不私故國治也是以百

官恪居以赴八音之離明君執契以要克諧之會

三才理通趣舍不異天地既然人理得不効之

哉所以臣敬治其職膺金石之別響君執契居中納鏗鏘之合韻善曰左氏傳閔子騫曰敬恭朝夕恪居官次老子曰聖人執左契而不責於人有德司契無德司微尚書曰八音克諧呂氏春秋曰宮徵商羽角各處其處音皆調均而不可以相違此所以無不受也賢主之立官有似於此百官各處其職治其事以待主主無不安矣